



春节文娱材料

双探親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春节文娱材料

双探親

安徽群众文化社
本社编辑部 合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9·合肥

內 容 簡 介

小戏曲“双探亲”，写的是王大娘和李桂珍婆媳俩互不相識，在同往疗养院探亲的船上巧遇，并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誤会。剧本反映了在农业大跃进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。“望峯崗說話了”（单絃），用拟人化的手法，說出了淮南望峯崗解放前原是一片棘草丛生、人烟稀少的荒蕪野地，解放后却成为烟囱林立、矿藏丰富的工业基地。“卖貨郎”（单絃），写的是厂长康国梁深入农村、送貨上門，走羣众路綫的新的工作作风。“山南海北都照紅”、“節約小唱”两支歌曲，歌唱新生活、新风气。

春 节 文 娛 材 料

双 探 亲

安徽羣众文化社 本社編輯部 合 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合肥市金鷄路）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6·印張：1 $\frac{5}{18}$ ·字數：21,000

1960年1月第一版 1960年1月合肥第一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102·308 定价（7）0.13元 印数：5,000

目 錄

、 奕貨郎（单絃）	尚俠（1）
、 望峯崗說話了（单絃）	尚俠（12）
、 双探亲（小戏曲）	尚俠（20）
、 山南海北都照紅（耘田歌）	（42）
、 節約小唱（歌曲）	周望望詞 顧聖曲（43）

賣貨郎

(单 絃)

尚 俠

(曲头)

五月南风麦子黄，
田野間，处处是金浪茫茫。
丰收景象美如画，
錦上添花卖貨郎。

(太平年)

卖貨郎呀，挑貨送下乡，
担儿咯閃閃，心儿喜洋洋；
瞭望田原风光好，
恰似那黄絨毯盖地共天长。

黄絨毯上啊，綴着花黄，
男女老少个个忙。
歌声盪漾麦浪里，

鐮刀揮舞閃銀光。

担儿挑，車儿装，

“一字长蛇”運輸忙。

車如流水馬如龍，

麦流滾滾涌進場。

一羣羣孩童，提籃攜筐，

蹦蹦跳跳揀遺糧。

远看好似蝶恋花，

双双对对飞呀，飞舞在黄絨毯上。

（南鑼北鼓）

田原間，好风光，

卖貨郎，心欢暢，

挑着担儿进了庄。

塘拐角，遇老王，

碰了头，倒了筐，

貨儿遍撒大路旁。

（罗江怨）

偏老王，气滿胸膛，

手捂着臉龐儿怒目而望：

“今日里，不逢集会，
正是农忙。
你来逛荡，什么名堂？”

“老大爷你说这话，可欠思量，
是你来撞倒了我的货筐。
我这里还没说话，
叫你赔偿。
你倒先来、反卸而上！”

“你你你，叫谁赔偿？
你来看，我这碰伤。
好好好；我赔不是，
拣货拾筐，
你怎赔我，这块疤伤？”

卖货郎，瞪眼傻望：

“老大爷请你原谅。
不要紧，实不妨，刚蹭破皮，
可疼可痒？
都只怨我，慌里慌张。”

“哼！你倒是能说会讲，

真不愧是个货郎。

要不是收割机出了毛病，

急找社长，

咱俩可得评个短长！”

（**苏调**）

老头儿说罢迈大步，

卖货郎上前拉衣裳：

“老大爷，先别慌，

请你一一对我讲：

收割机现在在哪里？

什么地方出故障？

司机同志是哪个？

谁在这儿当社长？”

偏老头甩开衣裳，

手指货郎鼻梁上：

“收割机现在麦田里，

有毛病的地方出故障。

社长是他娘的儿，

司机是她爹的好姑娘。

碰破头我都不缠你，

你拉拉扯扯，嘟嘟囔囔还想怎么样？”

“老大爷，别误会，
听我从头对你讲，
我也会开收割机，
说不定还能帮点忙。”

老头听了一扭脸：

“讨什么近乎装什么象？
告诉你，我女儿刚从省里毕了业，
那毛病也还没法降。
何况你个小商贩，
手摇鼓儿卖货郎！
哼！八成是镰刀卖不掉，
想找社长帮帮忙。
好好好！我不和你多囉嗦，
还得赶快找社长！
你要是想开开眼，
收割机现在村东平原上。”
说罢迈开大步往前走，
边跑边喊：张社长。
卖货郎望着背影心暗笑，
挑着挑儿奔东出了庄。

(金錢蓮花落)

賣貨郎來到村東用目望，
收割機旁邊站個大姑娘。
頭戴大簷工人帽，
身穿背帶工作裝。
袖子挽在胳膊上，
紅里透紫圓臉龐。
手中拿着大扳手，
緊皺眉頭細思量。
是她是她正是她，
那正是未婚愛人王蘭香。
放下担兒走過去，
笑嘻嘻地開了腔：

“司機同志，莫着慌，
有事和你來商量。
農具廠派我來採購貨樣，
想采買，司機同志這位大姑娘。”

王蘭香一聽好惱火，
扭頭看，原來是康國梁。
又驚又喜不知說啥好！
一走神兒扳手砸在腳脖上。

沒顧得疼也沒嚷，

雙手拉住康國梁：

“剛才開的正來勁，

突然熄火出故障。

我這裡正在着急修不好，

沒想到你能到俺庄。

見面不問正經事，

老象小孩捉迷藏，

我真不知道，說你什麼好，

你呀！你……你可真是——康國梁！”

“啊！剛一見面就批評，

真不愧共青團的好組長。

好，接受批評就改正，

我來試試幫幫忙。

剛才開的正來勁，

突然熄火出故障，

可能是心慌勁猛癰了火，

要不然油門堵塞不通暢。

咱們先來查油路，”

王蘭香一聽心裡亮：

“对对对，我刚开的是很猛，
一出事也往这上想。”

两个人七手八脚修理好，
不一会机器发动轰隆响。

康国梁坐上司机台，
对着兰香把话讲：

“这机器我摸了五、六年，
那时节总是气恨又紧张。
今日里我可要开它几趟，
嚙嚙这和平滋味有多香。”

这时候跑来张社长，
一见面忙喊康连长。

康国梁一看是指导员，
两个人拥抱一起喜若狂。

社长说：“啥风把你吹的来？”

恭贺你调到市里当厂长；

我才说忙罢去看你，

没想到织女偷偷会牛郎。

噢，怪我这月下老人太官僚，

从今后就叫这收割机来当红娘。”

这一說臊得兰香臉更紅，

国梁急忙把話訴：

“現在正是农村大丰收，
咱工人怎能够袖手旁觀不帮忙，
因此上我把些技术工人派出厂，
叫他們挑着貨担走四乡，
一为把貨送上門，
二恐怕厂里产品出故障。
听說这儿使用收割机，
我真是心喜手发痒。
沒想到这正是你們社，
你这个社长管的够寬也够长。
我看你跑的汗水直淌，
来来来，我这里带的有仁丹薄荷糖。”]

“噢！鬧了九九八十一，
你原来是剛才来的卖貨郎。
你們想的真周到，
这真是雪里送炭好主張。
剛才市里来電話，
明天有干部、工人来帮忙。
我們社里正要添些新农具，

那想到你把农具送到庄；
还帮忙拾掇好了拖拉机，
感激你送货上门好货郎。
不过是我还要有话先讲，
这块糖，顶不了你俩那块糖。”

张社长越说越高兴，
扭回头，王老头呆若木鸡站一旁。
社长不由的抿咀笑，
看看老头看国梁：

“这就是我的姑夫兰香的爹，
这就是我们坦克连的康连长，
复员后先在拖拉机学校当教练，
亲手教过咱兰香。
最近调到咱市里，
现在在农具工厂当厂长。
收割机就是他修理好，
这农具就是他送上庄。
其他的话儿不用明讲，
他就是、我说的、你想的，
没过门的女婿康国梁。”

(愉快书)

王老头一听更尴尬，
只是点头哼呀哈呀的手都没处放。
国梁说：“听说你老爱社是模范，
看你老身体的确很健康……。”

王老头这才说了话：

“啊，是啊，身板倒是很硬帮。

就是性子不大好，

人家叫我倔老王。

今天我算开了眼，

看见了厂长当货郎。

在从前每逢过麦和秋，

家具价钱格外涨。

解放后四平又八稳，

到如今货郎送货到门上。

这真是工农联盟如兄弟，

感谢你工人老大哥情义长。”

王兰香一听喊叫老大哥，

小姐一嗓子开了腔：

“你——你管他叫什么？

你没听见他是康国梁。”

一扭身跳上司机台，

笑声里，收割机又开始暴风席卷层层浪。

望峯崗說話了

(单 絃)

高 俠

(曲头)

八公山前，遍地建厂矿，
淮河馴服似綿羊；
望峯崗修起了选煤厂，
乐得我小山崗，揚眉吐气敍起了衷腸。

(太平年)

提起我望峯崗，半輩子好窩囊！
蹲在这八公山下淮河旁。
高山比我高，淮水比我长；
我只好搭拉着腦袋，瞭望着淮河与山崗。

忘記那一年，山前摆戰場，
只記得謝玄、苻堅动刀枪。
嘿！直杀得兵喊馬叫震天响！

可怜我，被那人踩馬踏成了秃头“滴溜”光。

自从那时起，高山威名揚，
怎奈我，秃着个脑袋不长粮！
唯有那淮河流水往上涨，
魚儿、虾儿、蟹儿、蛙儿跳上我的脑袋捉迷藏。

有个大財主，諱号“土皇上”，
硬說我屬他私有，不准別人上山崗。
因此上，我只見牧童含泪赶牛羊，
那牛糞、羊尿薰的我鼻子冒烟喉嚨痒。

我心里好窩火，抬头問上蒼：
为什么淮河要漲水、人間爭夺喪天良？
老天爷閉着眼睛把話講：
我劝你，倒不如窩在肚里別嘟囔。

（雲苏調）

自从来了共产党，
八公山前換新装。
新庄致成了华东第一大煤矿，